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他始終不相信呂子奇能削下他的雙耳，以為一定是金蒲孤在暗中使鬼，而且他看過金蒲孤的射技，更認定祇有金帝孤才能在不知覺間取下自己的雙耳！

金蒲孤也不否認，淡淡一笑道：「呂老！在下這個忙幫得還不錯吧！」

目於奇不禁一怔，心想明明是自己的錢鏢得了手，為什麼金蒲孤硬要搶過去，難道他是怕對方反臉尋仇，要替自己擔負責任嗎？這一想心中雖是感激，卻也感到有點不高興，傲然一笑道：「金大俠盛情固然可感，可是老朽自己作的，自己還當得起！」

金蒲孤笑笑道：「呂老錢鏢絕技名揚天下，在下怎敢掠美，祇是在下的一套絕妙法門，被呂老學了去，呂老不能不承認是在下之功！」

呂子奇更為生氣道：「老朽的迴風手法也許不如大俠高明，但是老朽尚不至偷學大俠的手法……」

金蒲孤大笑道：「呂老誤會了，在下並未說呂老偷習了在下的手法，我們一個用箭，一個用鏢，手法各異，學了也沒有！」

呂子奇一怔道：「那大俠所言幫忙是指何而言？」

金蒲孤笑笑道：「在下於青蓮山莊上，好容易想到一妙著，叫做春風無語過驢耳，自以為獨步人間，誰知道才用一次，就被呂老學了去！」

招魂

■倪匡

四個年輕人都大有不滿之色。這時，白素才說得進一句話：「二十分鐘，她能趕到。」

我再喝了一口酒，在白素的身邊坐了下來，忍不住告訴她：「我看到了一柄極好的古劍，我相信那柄劍，一定是古代的那幾把名劍之一，鋒利無比，我在月色之下，看了它一夜！」

白素輕輕地問：「現在是誰的？」

她自然在我的語調之中，聽出了我心中對這柄劍的喜愛，所以才這樣問。這些年來，我和白素，早已心意相通，她自然也知道，那柄劍要不是出色之極，我也不會這樣說。

我搖頭：「可以說不屬於任何人，也可以說，專屬於整個民族的文化。」

胡說平時不怎麼說話，這時卻突然冷冷地道：「如果殺人技術也可以算是文化的話！」

他的話，令我心頭陡然一震，手中的那杯酒，也幾乎油了出來，同時，不由自主，「啊」地一聲，然後，我像是心頭放下了一塊大石一樣：看了那柄劍之後，想要擁有它的意念，本來一直在我心頭盤旋不去，形成了一股壓力，可就是就在這一剎那間，慾念消除，化為烏有，心中也有說不出來的輕鬆。

我自然而然笑了起來：「說和好！劍鑄得再好，再鋒利，無非是為殺起人來可以更快更多，那正是人類劣性的表現，一種愛惜生命的生物，必然不會發展那樣的文化。嘿，這柄劍，一定會殺過不少人，說不定有什麼冤魂附在上面，所以一看到了它，就會受它的影響，自然而然地著魔！」

溫寶裕看的武俠小說多，自然大有發揮餘地：「當然是。好的劍，都通靈，半夜會自己出鞘，會鳴叫；通靈，就是有靈魂在劍中的意思。」

門鈴在這時響起，良辰美景的動作何等之快，門鈴甫響，她們已掠到門旁，打開了門。梁若水走進來，我們一起站立相迎，溫寶裕還在指手劃腳，侃侃而談。不肯稍停一停：「靈魂作為一種存在，可以幾乎依附在任何東西上，孤魂野鬼，夜附草木，人有時會靈魂附體，寶劍上附有靈魂，就是寶劍為什麼會通靈的原因！」

他講了之後，還向進來的梁若水一揚手：「梁醫生，你說對不對？」

梁若水和屋子中的那四個青少年雖然未曾見過，但自然知道他們是何方神聖，知道並不是好惹的，所以溫寶裕一問，她就笑笑：「理論上來說是這樣。」

溫寶裕大是高興，奔過去自我介紹，各人都自己介紹了自己，梁若水拉住了良辰美景的手，仔細端詳她們，兩人顯然早已叫人看慣了，所以一點窘態也沒有，十分自然。

梁若水讚歎了一聲：「真是生命的奇跡，請問，你們兩位，一個若是想到了什麼，則不是可以通過思想直接傳送而令另一個知道？」

梁若水和陳島，在維也納的研究所之中，研究的課題，正是思想的直接傳送。

(八十三)

呂子奇聽了才知道金蒲孤是故意在打趣駱強，不禁也哈哈大笑起來，駱仲和身為主人，尤覺面上無光，不禁沉聲道：「金大俠，下人無知固為不當，可是閣下口齒似乎也太刻了一點吧！」

金蒲孤微微一笑道：「貴管家把金某看得太高，又把呂老英雄看得太低，喻之為驢，似乎還太客氣了一點，在下記得有一句俗語，叫什麼……」

呂子奇飛快地接口道：「狗眼看人低！」

金蒲孤大笑道：「不錯！不錯！不過打狗也得看主人面，呂老這一手似乎叫主人太下不了台了……」

駱強滿眼射出怒火，大吼一聲，衝上去就找金蒲孤拚命，倒是駱仲和一腿突伸，將他絆了一跤。

駱強爬了起來，大聲叫道：「老大！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駱仲和怒喝一聲道：「混蛋，你出的醜還不夠，駱家的人都給你丟盡了，還不乖乖地滾到一邊去。」

這時不僅駱強臉上現出了桀傲不馴之色，連同他同伴的十名大漢也都流露來不滿之色，覺得駱仲和的態度太偏向外人了，駱仲和不動聲色，依然沉著臉道：

「你們學了幾天射技，自以為了不起，今天才知道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了吧！金大俠與呂老英雄都是一代名家，好容易有個機會，還不好好地把那套十方騎射向他們二位討教一下！」

那些入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一聲呼嘯，電閃似的向四週閃開，組成一個半圓形，將他們包圍起來！

背後是一堵厚牆，前面是十一名好手，每個人都是長弓掛滿，長箭扣弦，金蒲孤細察環境，心知十分險惡，表面上卻從容地道：「主人太客氣了，貴管家個個射技高明，我們怎敢說指教二字！」

駱仲和已經退出老遠，哈哈一笑道：「好說！好說！名家難再遇，今天錯過機會，以後祇怕再也請不到二位了！」

金蒲孤沉聲不語，片刻才道：「李總鏢頭！你鏢局裡事情太忙，不必在這兒陪我們了，請先回去吧！」

李青霞早已嚇得面無人色，聞言知道金蒲孤不想把她牽連在內，可是她仍搖搖頭道：「不，妾身當與大俠等同進退！」

駱仲和在遠處笑道：「李總鏢頭會以一縷見賜，想來在暗器上也有獨到之心得！一直無緣拜識，今日難得湊在一處，就請一併賜教了！」

金蒲孤看了他一眼，輕輕歎道：「也好！反正我們今日若是無法生離此地，主人也不會讓李總鏢頭將此事宣揚出去，大家還是湊在一起硬頂吧！」話剛說完駱仲和已經喝道：「開始！」

立刻箭聲震騰，金蒲孤以最快的手法，搭弓射出一枝長箭，箭尾帶著激昂的呼嘯，在半空中將對方的長箭格落了七八支，可是駱強那一枝急箭取勁最強，竟然破空裂桿，將那枝金僕姑長箭射為兩截！

(一五八)



「你們是想害我們吃不下飯，然後你們就可以獨吞這些好菜是嗎？」崔幼晴知道曾瑪俐在取笑孟虎替她來菜的動作，想終止這個話題，祇好朝好朋友下手。

「如果宇堂和瑪俐忍不住想表演親熱的戲碼，我是不會反對的。」孟虎淺笑的說。

「老婆，我們要不要應觀眾的要求來表演一下？最好讓他們吃不下，這些菜我們就可以打包回去當宵夜了。」俞宇堂真的是喝多了，已經開始起了色心。

「好呀，誰怕誰！」

曾瑪俐的大方讓崔幼晴懷疑：難道酒精的威力真這麼強？那祇不過是啤酒而已，可不是什麼陳年高粱。

俞宇堂完全沒有猶豫的傾身就吻上曾瑪俐粉紅的小嘴。

「啊！」崔幼晴傻眼，這兩人竟然當著他們的面熱吻！難道是她害他們分開太久的後遺症？

人家敢吻，崔幼晴可不敢看，尤其她身邊還坐了一個孟虎。

那心情就像跟一個男生初次約會，卻不小心選到了限制級影片的尷尬。她祇能將視線緊盯在茶几上的筷子，然後白皙的臉頰驕地刷起兩道紅暈。

俞宇堂可不祇是親吻曾瑪俐而已，大手更是不安分的在曾瑪俐身上游移。

「喂，喂，俞宇堂，你清醒點，再下去就限制級了。」孟虎看了一眼崔幼晴，她放在膝蓋上的十指就快絞成麻花辮了，他實在太低估俞宇堂對曾瑪俐的爆發力。激情一發不可收拾，那兩個如墜慾海當中的人，眼裡祇有彼此，哪聽得進孟虎的話。

孟虎站起來，一把拎起俞宇堂的衣領，迫使夾纏不清的兩人分開。

「要親熱回瑪俐的小套房去，你忘了這裡有眼睛在嗎？」孟虎的話，溫和，卻飽含力道。

好事被破壞的俞宇堂，理智終究戰勝

慾火，他自知理虧，不敢對孟虎的破壞行為有所抱怨或者發起。

「對不起，一時昏了頭。」曾瑪俐雙手掩面，羞到無臉見人。

「俞宇堂，都是你害的啦！」

俞宇堂摟著曾瑪俐的腰，眼裡還是溢滿情慾。「我看看和瑪俐先回去了，你們慢慢吃。」

孟虎沒收了俞宇堂的車輪匙，要他們坐計程車回去，明天再來開車。

俞宇堂和曾瑪俐走後，空間一下子變得冷清下來。

崔幼晴繼續吃也不是，不繼續吃也不是，倒是王光陽還是低頭猛吃飯菜，好像根本不受剛剛那場戲的影響。孟虎改坐到兩人座的沙發上。

「宇堂就是人來瘋，妳別太介意。」

「瑪俐也是，他們真的很登對。」她祇好把剩下的飯菜快速扒進嘴裡。

「多吃一點。」看盡她的慌張，他祇覺得好笑，不過沒敢笑出聲。

「嗯。」少了那兩人的潤滑，她是全身都覺得不對勁；但這樣悶著頭吃飯不說話更奇怪，她祇好找新的話題。「學長，這裡有沒有什麼生活公約要遵守？」

「生活公約？」他不懂。

「像是輪流倒垃圾，或者打掃客廳之類的。」

「沒有。我們三個大男人很隨興，好像一直沒有這種問題。」

(十五)

痴心愛戀

黃垂垂

姐姐撐著額頭，痛苦他說：「田治見家沒有一個人有出息，不論是哥哥或我，我們都無法獨當一面的撐起家業。」

不，你什麼都別說，我知道你想說什麼，你是不是想為我辯護？但是我和哥哥同樣都繼承了父親的遺傳基因呀！」

姐姐落寞地微微一笑。

「但是。裡村家的憤大郎卻很優秀，儘管戰爭為他帶來許多的災難，他並沒有一蹶不振、哥哥實在無法和他相比。姑婆們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哥哥身上，卻見田治見家的繼承人無法獨當一面地撐起家業，所以，當她們看到別人做得到而他們不能時，心裡自然有種被壓迫的感覺。對哥哥而言，面對像憤大郎那樣獨立能幹的人，無形的恐懼感便油然而坐。換句話說，姑婆們和哥哥對憤大郎的憎恨，都是由低劣者對優秀者的嫉妒心理衍生的。」

姐姐的心臟不好，話說到這裡時氣都喘不過來，臉色變得很蒼白，眼晴下也浮出黑眼圈來，我深深為她感到可憐。儘管身體如此痛苦，她的臉上還是帶著笑容說：「但是，我很高興你能回來。你很實在，不，是很優秀，所以我很高興。」

聽到姐姐如此稱讚我，原本疲憊不堪的雙眼，剎那間為之一亮，而姐姐卻紅著臉低下頭去。這句結果真被美也子說中了。就在不久之後，我們親身體驗到不可思議的事實——這個蓬頭垢面的男人，竟然是個非常優秀的名偵探。

撇開這些不談。我們繼續由立著許多墓碑的山坡往上走，不久看見一條大一點的山路。通過這條山路，剛才隱約聽見的水聲突然變大了。我往下一看，有一條湍急的溪流順著山谷而下，水流撞擊著岩石發出棕棕的聲響。這條溪流相當的清激，一眼可以看到溪底滿是岩石。

「下次有空我們再一起下去看看這條溪，溪底四週遍佈著鐘乳洞，這些可是別的地方看不到的奇觀啊！」我們沒有下到溪邊去玩，而在中途轉向往和溪流平行的上坡路走。走了一會兒，終於到達往八墓神廟的石階。石階大約有五十級，由下向上看非常的陡峭，爬到一半的時候，我向下一看，祇覺得一陣頭昏目眩。等我們好不容易爬上去時，幾乎都快斷了氣。

到了上面，跟前是一片大約兩百坪的平地，這塊平地是由村民將整座山頭剝平開闢成的，八墓神廟就建在這裡。

八墓神廟的型式和日本一般的神廟大同小異，不值得特別描述。

我們形式上參拜一下之後，就繞到廟的後面去。也不知道住持到底在不在，我們一直沒有看到任何人影。

廟的後面有一個大約十級左右的石階，登上石階，上面是一片約五十坪左右的平地，有八座墳墓立在這裡。正中間是一個較大的墳墓，其他的七個墳墓則圍繞著中央的墳墓平均排列。中間的墳墓可能是將軍的墓，而其他七個可能是他的屬下，墳墓的旁邊立著一個石碑，上面記載了八墓神的由來。由於上面的文字都是用古文寫的，所以我看不太懂。在這塊平地的東邊，有一株巨大的杉木高聳參天。

「這就是雙胞胎杉樹，西邊那一棵，今年春天被雷擊斷。」

(四十五)

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倘有可用之處，賤妾敢不盡心竭力，怎敢漏洩！」柔玉小姐道：「我非不知姐姐待我之厚，故先試之耳。」說罷，遂攜了韓香的手，輕輕走到樓下，暗中坐了，就將前日她去取琵琶之時，蔣青巖怎生上樓，他怎生正言厲色相拒而去，今夜在樓梯上滾下去的，多應又是他，說了一遍，道：「我想當初婚姻未定之時，男女相念之情，彼此不免；於今婚姻既定，此心各安。」

且夫婦大倫，豈可視作等閒花柳！他祇該急急回去，打點來完娶，怎生還在此攪擾，萬一老爺和夫人得知，怎生是好？

今夜特與姐姐商議，他方才料必聽得我們說明日到園中賞牡丹，他明日一定也要到園中來開宴，煩姐姐留心，待他到時，指他到一邊，與他說知此意，道那楊素老兒，恐未必肯肯干休，萬一再有甚風波，豈不悔之晚矣！姐姐千萬替我勸他回去，做他的正事要緊。」韓香道：「蔣官人原來這等不老成，若非小姐說，賤妾竟一毫不知。」

小姐之言，可謂老成之至，祇有一件，此事必須小姐或寫一書，或作一詩詞，內中含著此意，待我致與他。

若祇是我口說，恐他疑我是知音故阻，且妾雖是下人，也覺羞答答，不好十分脫熟。」柔玉小姐道：「姐姐見得有理，祇是書札我卻不便寫。」

他昨夜留得有詩四首在我處，我已和了。於今待我再做一首詞兒，一起封與他便了。」韓香道：「如此極矣。」柔玉小姐連忙同上樓來，信筆寫了一首詞兒道：「春情許結鳳鸞儔，喜從頭，兩恨收。漫似當年，花下舊風流，好買歸帆收拾早，人再至，免懸眸。歡娛百歲待悠悠，夜深游，勤須休。怎把尋常花柳戲銀樓。側耳欄門還可慮，心上事，莫淹留。」

右調《江城子》

柔玉小姐寫完，取出前日和韻的四首詩來，一起封了，正待交與韓香，又復中止。韓香道：「小姐莫不疑妾有異心麼，妾便向燈前發誓，若我韓香異日走漏小姐的心事，便隨著這燈兒促滅。」柔玉小姐忙止著，道：「若得姐姐如此，可知是好。」當下將詩詞交與韓香收了。

卻說韓香初聞柔玉小姐之言，心疑小姐與蔣青巖有染，及至見了詩詞，方才信柔玉小姐是個貞節的女子，心中甚服。

此時夜已三鼓，柔玉小姐和韓香方才就枕，從此兩人更覺親切。

次日韓香早起，就在柔玉小姐樓上梳洗了，到華夫人房中伺候了一回，轉到自己房中。

(三十三)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

子平八字
三元風水

45年
經驗

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

經濟
婚姻
健康

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